



黄荣锋 选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生死翡翠湖
方圓
迟到的复仇
多重加密
聊斋会
我这样的人
一线危机
香美街的蛋糕店
荒墓
很像一个人
梳妆台
獠牙印
最终冒险
阴缘船
秀才与道士

2009年中国悬疑文学精选

悬疑

09

2009年中国悬疑文学精选

悬疑

黄荣锋 选编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9 年中国悬疑文学精选/黄荣锋 选编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1

ISBN 978-7-5354-4258-1

I. 2… II. 黄…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1022 号

责任编辑:何性松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仙桃市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00 毫米×1010 毫米 1/16 印张:25.25 插页:3

版次: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72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定价:29.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生死翡翠湖	周浩晖 (1)
方圆	老 穆 (33)
迟到的复仇	王雨辰 (89)
多重加密	猫 咪 (99)
相见欢,莫别离	耶 马 (141)
聊斋会	绮 白 (149)
我这样的人	水天一色 (161)
一线危机	白少邪 (195)
香芙街的蛋糕店	狐步 (205)
荒墓	宫小桃 (211)
很像一个人	散客月下 (292)
梳妆台	王应良 (307)
獠牙印	张成文 (339)
最终冒险	姜南 (361)
阴缘船	安心 (372)
秀才与道士	老家阁楼 (390)

生死翡翠湖

周浩晖

1.命案发生

七月的龙州骄阳似火，尤其是午后时分，在这样的天气下，任何户外活动都是遭罪。罗飞偏偏在这时接到了出警任务：翡翠湖度假村，命案，一死一重伤。案情紧急，罗飞立即通知了法医张雨，各自召集下属，分乘两辆警车疾驰而去。

毒辣的太阳早已把警车烤成了一个大蒸笼，开车的小刘很快就汗如雨下了，他把空调开到了最大挡，风呼呼地往外吹，却感觉不到丝毫凉意。小刘摘掉警帽，又扯开了前襟的两颗扣子，嘟囔道：“罗队啊，咱这车也该换换了吧？”罗飞伸手把车窗摇了下来，淡淡地说：“心静自然凉。”

越是重大的案子越要保持冷静，这是从警多年的罗飞早已磨炼出来的基本素质。

翡翠湖是一片面积达十余平方公里的大湖，三面环山，另一面是一块湖滩。罗飞以前也到那里转过，他记得那湖滩上长满了芦苇，周围鲜有人烟。不过近年来，翡翠湖倒成了龙州市一个新兴的旅游景点，尤其是翡翠湖度假村建成之后，人们可以把车直接开到湖边。

罗飞是下午十四时五十一分接到的调度命令，十六时零七分，一行人到达了翡翠湖度假村的停车场。

“哇，全是好车啊。”小刘的眼睛在停车场里打转，一脸馋样儿。

“行了，赶紧停车，把你的衣帽整整。”罗飞督促道。小刘瞅准一辆新款的7系宝马，把警车贴上去停了，又干过了一阵眼瘾。

度假村入口处有一人快步迎了上来，这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他身着便服，神情干练，远远地便打起了招呼：“罗队！”

罗飞认出那是南城分局刑警队的彭辉。前几年小伙子实习的时候，曾在罗飞手下当过几个月的“徒弟”。

“你怎么也来了？”罗飞看看手表，“你什么时候到的？”“大概三点左右吧。”彭辉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看来他已经等了好一阵了。

“这么快？”罗飞和小刘等人惊讶地交换着眼神，这意味着案发十分钟左右，南城刑警队的人马就已经到了现场，这效率也太高了吧？

“不，我本来是调查另一起案子的。”彭辉连忙解释，“正好赶上了这里的命案。我从来没单独处理过命案……刚才调度中心说市局派人过来了，没想到是您，这可好了，我又能跟着您学几手了。”

哦，原来是这样，罗飞暗暗点头。这倒真巧，不过也算好消息。越早有关警察到达，对案发现场的保护和勘查便越有利。

“你自己的案子怎么样了？要找的人找到没有？”因为彭辉身着便装，所以罗飞判断他并不是正式的出警，多半是在进行一些摸排和查访之类的工作。

彭辉正想和罗飞说这个事儿，因为他来这里要找的两个当事人，一个就是死者，另一个则失踪了。

罗飞皱起了眉头，那可就不是什么巧合了，这两桩案子很有可能是源于同一个起因！他挥了挥手，迈开大步，边往现场赶，边让彭辉把他手头掌握的情况详细说说。

彭辉紧赶两步，跟上罗飞，他先问了一句：“罗队，您知道沈氏集团吧？”罗飞点点头，回答简洁干脆：“知道。”

在龙州不知道沈氏集团的人可不多。这并不仅因为沈氏集团惊人的财力，更由于这两年来沈氏家族的多舛命运。

两年前，沈氏集团的老板沈百强夫妇双双意外身亡，沈家财产全都被他们的独生女沈萍继承。沈萍手握巨富，美貌如花，但她却要承受不幸的命运：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这种疾病注定了她的生命无法跨越三十岁。

一周前，刚刚过完二十八岁生日的沈萍病情突发，死在了自己家中。曾在龙州呼风唤雨的沈氏家族从此彻底消失了。对于这些，罗飞自然也是有所耳闻。

在得到罗飞肯定的回答之后，彭辉才抖出案情：“我是今天上午接到

的报警电话，一个叫凌广锋的人举报说，沈萍并非死于心脏病——她是被新婚不久的丈夫张建南谋害身亡的。”彭辉话音刚落，罗飞的问题已经抛出：“这个凌广锋和沈家有什么关系？”

“他是沈萍的高中同学，也是沈萍的初恋男友。”

“张建南谋害沈萍的动机呢？”

“为了遗产。”

罗飞转头看了彭辉一眼，脚步不停：“这个动机不成立。谁都知道沈萍活不了多久，沈家的财产迟早都是张建南的。”

“是这样的——”彭辉解释道，“据凌广锋说，张建南根本就是个浪荡子，他追求沈萍的目的就是沈家的财产。沈萍开始被张建南的花言巧语所蒙蔽，不过结婚后还是看清了对方的真面目。最近一段时间，沈萍正在秘密收集张建南在外面吃喝嫖赌的证据，准备和他打一场离婚官司。因为沈家的财富都是沈萍的婚前财产，只要两人离婚，张建南一分钱也分不到。”罗飞略一沉吟：“嗯，如果这么说的话，动机的确是有的。可是证据呢？沈萍到底怎么死的，医院会出具相应的死亡证明，凌广锋要举报张建南谋杀，必须有切实的证据才行。”

“凌广锋说他有证据，而且是不容置疑的铁证。”

“什么铁证？”

“他掌握了一段录像，录像上记录了沈萍死亡时发生的情形，可以证明正是张建南谋害了沈萍。”

“哦？”罗飞怔了怔。如果这个情况属实，那的确是铁证了。可是这录像是谁录的？又怎么会落到凌广锋手里？

彭辉也解释了这些问题：“据凌广锋说，沈萍有了和张建南离婚的打算之后，很多事情便会找凌广锋商量。当时沈萍对张建南戒心很重，特意更改了自家别墅的监控系统，以便监控放着保险箱的卧室。这件事情她只告诉了凌广锋一个人。沈萍突然去世，凌广锋非常怀疑其死因，所以他千方百计要取到当天晚上的监控录像。今天早晨，他终于得到了录像，于是立刻报了警，并且把录像资料拷贝了一份快递给警方。”

“你们看到录像了？”

彭辉摇了摇头：“还没有——虽然收到了U盘，但那张U盘带着病毒，资料没法打开。我们的技术人员正在想办法。”

罗飞皱起眉头：“为什么不跟凌广锋联系，让他再发一份？”彭辉显

得有些无奈，“凌广锋看到录像后非常激动，他报完警，立刻就去找张建南了。我们劝也劝不住。午后他打来电话，说在翡翠湖找到了张建南，我和一个同事立刻就赶了过来，没想到这里的形势已经迅速恶化了。”

联系彭辉刚见面时说的话，罗飞立刻脑子一转，追问道：“他俩谁死了？”“张建南死了，凌广锋失踪。”彭辉的语气低沉。

“凌广锋杀了张建南？”小刘忍不住在一旁插话。的确，任何人听到这个结果时都会产生相同的第一推测吧？不过很快小刘又自己摇了摇头：“不至于啊？既然他已经找到了张建南杀人的证据，又何必这么冲动呢？”罗飞没有急着作出判断，他又问了一句：“你说的‘失踪’是什么概念？”

“找不到人，手机也打不通。”彭辉略微一顿，又补充说，“不过他来时开的那辆马6轿车还在停车场里。”

在罗飞看来，小刘最后补充的那句话更有价值：这说明凌广锋没有迅速远走的能力，如果真的是杀人后畏罪潜逃，这一点便显得非常不合情理。

沉思片刻后，罗飞将话题一转：“案发现场还有一个人受重伤？我接到的报告说，这个人是翡翠湖度假村的老板，他跟你调查的案子有什么联系？”

彭辉撇撇嘴：“没有任何联系……这个人叫郑天印，已经在第一时间送到市里的医院抢救去了。刚刚得到消息，他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不过还要休息一阵才能接受警方的询问。”

“嗯，人活着就好。”罗飞心中一宽。现在看来，虽然案情比较重大，但前一桩案子里有录像为证，后一桩案子里则有现场的幸存者，如此看来，破案的难度应该不大。

2.现场勘查

一行人到了翡翠湖度假村的内部。这里是整个翡翠湖的东北角，极目望去，平静的湖面碧绿通透。日头毒辣，但毫无遮拦的湖畔码头却围着一大帮人，那里应该就是案发现场了。

罗飞吩咐小刘赶紧拉起警戒圈，在他们的指挥下，人群渐渐向四周散开，露出了仰倒在圈子里的受害者遗体。一个身形魁梧的男子走了出来，他是彭辉的搭档，朱帅，一直在这里守护现场。

“辛苦了。”罗飞拍拍对方的肩，顺势看了下时间。现在已经是十六时二十五分了，彭辉他们抵达现场已近一个半小时。

“有没有调查过凌广锋、张建南以及郑天印的背景资料？”罗飞问道。彭辉点头回答：“已经让外围的同志去处理了。相关资料很快就会通过度假村的传真发过来。”“很好。你再去催一催，拿到资料以后先整理一下，把有价值的那部分给我。”朱帅随即也领到了自己的任务，和罗飞一起勘查尸体。

在罗飞分派任务的同时，法医张雨已经展开了工作。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具男尸，死者身材高大，看年龄应该不足三十岁。他仰倒在地，穿一条游泳短裤，一双拖鞋散落在脚边不远的地方。这就是张建南了，他刚刚继承了妻子数以亿计的遗产，可是同妻子一样，也没有消受这些财富的福分。

受害者的死亡原因看起来非常清晰：在尸体的心口部位有一道两公分左右的伤口，虽然不算大，但却非常深，伤口中涌出的大量血液在尸体下形成了一片血洼。这样的伤势无可挽救，极短的时间内便可致人死亡。

作案凶器似乎也不难确定：在离死者三米开外的湖滩上有一柄短刀，刀身大约半尺来长，单刃尖口，看起来非常锋利。刀刃上的血迹在烈日暴晒下已经凝固，短刀旁有一片未干的血泊，刀和死者之间的地面上布满了血迹。张雨小心地过去，伸出右手的两根指头凌空比了比刀刃的尺寸，然后又回到尸体旁边，用刚才那两根指头探了探伤口。

罗飞也踱了过来，他围着尸体走了两步，突然俯下身，凑近到死者的右肩处，那里已被鲜血染红，不过罗飞还是看出了一些奇怪的印记。

那是几个血指印，留在死者的肩膀上。而死者的右手捂在心口附近，左手摊在身体外侧，五根手指上都看不到明显的血迹。

罗飞问张雨：“怎么样？”

“利器刺破心脏，当场死亡。”张雨指了指不远处的短刀，“这就是凶器，你们可以收起来做物证了。”小刘立刻上前，将那柄短刀收在了物证袋里。

“现场的东西你们都没有碰过吧？”罗飞看着朱帅问道。“没有。”朱帅非常肯定地回答，“而且我也问了报案人，他们都没有碰过刀和死者。当时他们看到郑天印躺在这里昏迷不醒，连忙把伤者送往医院，然后就报

了警。”朱帅手指的地方正是短刀旁的那片血泊，看来这一带的血迹都是郑天印留下的。

“嗯。”罗飞点点头，又问道，“第一个到达现场的人是谁？”

“是度假村里的一个服务生。他说……”罗飞摆摆手，打断了朱帅的话：“不要转述了，去把他叫过来。”

这是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一见到罗飞立刻鞠了个躬，毕恭毕敬地叫了声：“警察大哥，你好。”

罗飞被这声“大哥”叫得极不自在，不过他知道这是娱乐场所里的职业病，便也不以为意，直接问道：“你跟我说说，大概是什么情况。”

“好的，大哥。”服务生又响亮地叫了一声。“今天下午一点半钟，有个客人要坐快艇，我们郑总就让我调了艘船过来，而且亲自陪那个客人出湖了。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郑总给我打电话，让我过来收船。等我到码头的时候，看到郑总倒在这里，肚子上被扎了一刀，浑身是血，已经晕过去了。我赶紧叫来度假村里的医护员，同时安排车把郑总送去医院。那边还躺着一个人，因为已经死了，我们就没有管。”

“你认识死者吗？”

“认识。他叫张建南，是我们度假村的常客。”

“那个坐快艇的客人呢？”

“不认识，他应该是第一次来。”

“他是不是叫凌广锋？”

“估计是吧。我听郑总管他叫凌先生。”

罗飞一边听着小伙子的回答，一边往周围扫视着。在距离陈尸点十几步的地方是一个小码头，码头上停着一艘快艇。罗飞指着那快艇问道：“你说的船，是不是那艘？”

“是的，大哥。”

“嗯。暂时就是这些……”罗飞看看朱帅，“你把他带下去吧，别让他跑远，随时保持联系。”“明白。”朱帅把小伙子带离现场，罗飞则向着那艘快艇走去，小刘跟在他身后。

罗飞登上快艇，引起船身一阵轻微的摇晃。站在艇中，四周被碧绿的湖水包围着，令人产生一种神秘幽邃的感觉。很快，罗飞的目光一闪，似乎发现了什么。

3. 遗物和履历

罗飞冲小刘招招手，让他拿过一个证物袋。罗飞把袋口捻开，弯下腰从甲板上捡起了一样东西。

那是一只黑色的男用手机，款式时尚，应该价格不菲。

罗飞隔着证物袋，调出了手机最近的通话记录。该手机在下午十四点十一分接到过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只显示出一串号码，看来并没有贮存在机主的通讯录中。罗飞按下回拨键，手机听筒里很快传来了系统的提示音：“对不起，您拨叫的用户无法接通……”

罗飞又打开手机的通讯录，随便找了个靠前的号码拨出去，这个号码的名称叫做“媛媛”。

电话很快接通了。一个女人在听筒那边发嗲：“哟，帅哥，今天想起我来了啊？”罗飞皱皱眉头，对机主的身份有了猜测，反问道：“你认识张建南？”对面的女人听出不对劲，立刻换上了很不善的语气：“你是谁？张建南人呢？”

罗飞不再搭理那女人，直接把手机挂断，连同证物袋一起递给小刘：“收好，这是死者的遗物。”

小刘接过手机，下意识地瞟了眼不远处的死者——尸体出现在湖滩上，而手机却遗留在快艇中，这说明了什么呢？罗飞也在思考着这个问题。他看着广袤的湖面，湖水泛着绿光，即使是在阳光刺目的夏日午后，也仍给人一种幽冷昏暗的感觉。

这时，彭辉脚步匆匆地赶来，手上拿着几张纸：“罗队，你要的资料整理好了。”

罗飞立刻转身下了快艇，接过那几张纸扫了一眼，正是张建南、凌广锋和郑天印的个人信息，除了照片之外，还配有详细的履历资料和性格分析。罗飞赞了句：“很好。”又突然问道，“这是不是凌广锋的手机号码？”

彭辉连忙翻出自己的手机通话记录进行查看：“对，是凌广锋的，怎么了？”

“十四点十一分，凌广锋给张建南打过电话，两人通话一分多钟。这个情况你们了解吗？”罗飞一边看资料一边问道。

“是有这么回事。我们是通过现场目击者了解到的——张建南这次来度假村带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一直陪着他。你是怎么知道的？”彭辉显得有些迷惑，罗飞还没有和那个女孩接触，而且他怎么能对具体的通话时间都掌握得那么精准呢？

“我们提取到了张建南的手机。”小刘得意洋洋地晃了晃手中的战利品，“在快艇上找到的。”彭辉露出懊恼的神色，这么重要的线索居然被自己漏过了。罗飞淡淡地笑了笑，对彭辉说：“你去把那个女孩找来吧。”

彭辉点头离去。罗飞将资料转交给小刘：“你也看看吧，然后我们讨论一下。”

第一页便是死者张建南的大幅照片，他倚在一辆白色的宝马车旁，神采奕奕。小刘认出这宝马车正是自己在停车场看到的那辆，不久之前他还曾对车主暗羡不已，没想到对方已经成了一具冷冰冰的尸体，真是世事难料啊。

从照片上看，张建南是个不折不扣的帅哥：身材高大，剑眉虎目，脸庞棱角分明。一身名牌，墨镜很随意地搭在手指上，若有若无的笑容挂在嘴角，那种男人的魅力几乎令人无法抵挡。

照片下方的文字描述是经过彭辉整理筛选过的，主要是显示与案情有关的个人资料，内容如下：

“张建南，29岁，白羊座。毕业于本市艺术大专，曾在夜总会担任领班和DJ，相貌英俊，性格外向，能说会道，交友甚众，尤其善于博取女人的芳心。去年年初他在夜总会与沈萍相识，立刻展开猛烈的追求，半年前与沈萍结婚。婚后辞去工作，频繁出入于本市各种高档娱乐场所，花钱毫无节制并且暗中包养多个情人。但近一个月来，他的手头似乎比较紧张，曾多次向周围的朋友借款，据说是在外面欠了不少赌债。”

看到这里，小刘有所收获，分析道：“这么看来，张建南和沈萍的婚姻的确出了问题。张建南需要向朋友借钱还赌债，说明在经济上已经受到了沈萍的控制。那么凌广锋说沈萍在秘密策划离婚，这个可信度就比较高了。”

“嗯。”罗飞点头表示认同。

小刘得到队长的鼓励，精神头“噌”地长了一截。他兴冲冲地将资料翻过一页，继续往下看。

这页纸上的男子和张建南相比，实在是寒碜了很多。他身形瘦小，可

能连一米七都不到；眼睛藏在大大的镜片后面，那近视看起来至少也有五百度；头发腻乎乎的，软软地搭在脑门儿上，又长又乱；一件半旧的白衬衫，领口处露出内衣领子，西裤松垮垮的，过长的裤脚遮住了皮鞋，给人一种很不利落的感觉。

在照片下方，是这名男子的履历。

“凌广锋，28岁，天蝎座，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硕士研究生。性格内向，喜安静。交友不多，但口碑甚好。高中时和沈萍是同学。凌广锋考入清华大学期间，两人曾有过一场‘柏拉图式’的恋爱，但凌广锋毕业回到龙州之后，两人却因生活方式相差过大而分手。凌广锋对沈萍似乎念念不忘，几年来再未找过女友，两人多年来仍然保持着联系。”

“清华的高材生啊。”小刘叹道，将那照片再次审视了一遍，忍不住摇摇头，“从外表真是看不出来，就这照片，还真有点‘技术民工’的意思。”

“技术民工？”罗飞第一次听说这个词，颇有些不解。

“呵呵，这是网络上的流行语，用来形容这些高学历的工科毕业生。他们在各自的专业里都是技术高手，不过往往其貌不扬不修边幅，与人打交道的能力也比较差，只知道沉浸在自己的技术世界里，整天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在这一点上就像是劳苦的民工一样。所以就有了‘技术民工’这个词。他们自己似乎也认同这样的称呼，还经常挂在嘴边自嘲呢。”小刘难得遇到罗飞不懂的事情，说起来神采飞扬，头头是道。

“技术民工……”罗飞轻轻重复着这个词，心中感叹中国文字的神奇。的确，这样的技术人员有某些与民工相同的特质。罗飞不觉得这是什么丢人的事情，因为他们和民工一样，是这个世界真正的建设者，“民工”这个词理应获得人们更多的尊敬。

可惜的是，社会上绝大部分人的想法却和罗飞不一样，他们欣赏的是那些享受财富而不是创造财富的人，是那些善于表现而不是独蕴内涵的人，就好比张建南和凌广锋，当这两个人同时出现的时候，人们的目光往往会集中在前者身上，而后者注定会在一个无人关注的角落里独自寂寞。

沈萍是不是也由于这些原因才和凌广锋分手的呢？当她投入张建南的怀抱之后，才比较出前男友的好来，所以她要是在离世之前和张建南离婚。这个计划只有凌广锋知道，说明后者终究是她心中最信任的人。

在罗飞思索这些问题的时候，小刘已经把资料翻到了最后一页，他的

目光跳动了一下，刚才罗飞翻到这页资料时的神情也是如此。

让他们动容的正是照片上的男子——翡翠湖度假村的老板郑天印。

成熟、敏锐、干练、老辣——这就是郑天印给人的印象，这感觉仅仅透过一张照片便已清晰无误地传递了出来。他长着一张国字脸，浓眉剑目，面部表情绝对称得上和善可亲，但那眼神中却透出一种锐利无比的感觉，即使只是和照片对视，你也会觉得这个人早已看透了你的心思。

小刘的目光在照片上停留片刻，情不自禁地惊叹道：“这个人可不简单。”是的，这也正是罗飞的判断。如果说张建南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凌广锋是颇具内涵但貌不惊人，那郑天印则是一个内外兼修，各方面都让人不容轻视的厉害角色。

这个人的履历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

“郑天印，41岁，摩羯座。早年参军，转业后经历复杂，摆过地摊，开过饭店，还干过拆迁工程。为人精明，擅长交际，遇事极为冷静，能够在任何情况下为自己谋求到最大利益。性格坚忍，曾被人骗得倾家荡产，也曾因暴力纷争进过监狱，不过最终都能扭转颓势，绝境逢生。五年前完成了原始积累，并且打通了人脉，生意越做越大，主要涉及餐饮和娱乐行业。两年前投资建设翡翠湖度假村，以俱乐部的形式发展了一批有钱人作为会员，据说获利极丰。”

“看起来还是个传奇人物。”小刘挠了挠脑门儿，既羡慕又佩服地说，“这种人就是命硬，越是挫折多，挺过来之后命数就越旺。这次受了这么重的伤，还是大难不死，看来他的后福小不了啊。”

4.应召女郎

罗飞“嘿”了一声，不置可否。这时却见彭辉带着一个年轻女子走了过来，那应该就是见证了张建南接电话的当事人。于是他和小刘一同迎了过去。

彭辉往身后指了指：“罗队，这就是那个女孩，她叫冷芸芸。”

冷芸芸的脚步懒散得很，彭辉的话音停了许多她才慢吞吞地走上来。她抬起一只手象征性地遮着阳光，然后皱眉咂了咂嘴，一副很不情愿的样子。

“你是冷芸芸？”罗飞客气地问道，“我们有些事情想向你了解一下。”

“不是都说过一遍了吗？”冷芸芸甩出不耐烦的语气，“怎么又要问？”

见冷芸芸这个样子，彭辉有些按捺不住，板起脸斥道：“你什么态度？这是市局刑警队的罗队长。”

冷芸芸斜起眼睛瞥了瞥彭辉：“刑警队长怎么了？我犯法了吗？犯法你们可以铐我。”

彭辉被噎得脸一红，想发作又发不出来。罗飞却只是轻轻一笑，他拍了拍小伙子的肩头，示意对方不要着急，然后开始打量眼前这名女子。

不可否认，这绝对是个美女，大约二十出头，高高的个头，五官精致，皮肤白皙。她穿着一套两截式的泳衣，肩头很随意地披着一条浴巾，窈窕有致的身形展露无余。

冷芸芸并不回避对方的审视，她先是和罗飞对视了一会儿，然后又大大咧咧地用手搭起凉棚，自娱自乐地向着湖面远眺起来。她的手指纤细，长长的指甲上涂着嫣红的油彩，散发出媚惑的光芒。

片刻后，罗飞收起了目光，很随意地问了句：“你不是本地人吧？”

“嗯。”冷芸芸爱理不理地看了看罗飞，反问，“外地人不能到龙州来吗？”

罗飞“呵”了一声，并不和对方抬杠，又继续问：“你做什么工作的？”

冷芸芸慵懒地看了罗飞一会儿，回答说：“在外企，做文秘。”

罗飞又是“呵呵”一笑：“你从来不用电脑吗？你的指甲这么长，怎么打字？”

冷芸芸一怔，脸上现出谎言被戳穿的愠怒。不过她很快回复了先前那种漫不经心的表情，白了白眼道：“切，爱信不信。”

“我不信。”罗飞直言，“而且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冷芸芸瞪眼看着罗飞，她虽然没有说话，但很明显心中已不太平静。

“你是外地人；你对别人隐瞒自己真实的工作状况；你经常和警察打交道，自以为对付警察有丰富的经验；在穿得很少的情况下，你对陌生男人的目光毫不介意……我想这些线索已经足够用了。”罗飞转头看向助手，“小刘，你对龙州市内的酒吧、夜总会、娱乐城、洗浴中心这些地方都还熟悉吧？”

“那当然。”小刘笑嘻嘻地回答罗飞，眼睛却看着冷芸芸，“我可是在治安大队干过好几年呢。”

冷芸芸躲开小刘的目光，先前的傲慢劲头消失不见了。

“去查一查，看看她是从哪个场子里出来的，让她老板以后多照应照应。”罗飞特意在“照应照应”几个字上加重了语气。

“是！”小刘响亮地答应了一声，却不急着挪步。

“别啊大哥，都是混碗饭吃的……”冷芸芸这下终于急了，口气软了下来，“你们问什么我说什么还不行吗？”

小刘和彭辉相视而笑，对罗飞又多了一份钦佩。后者此刻却皱起眉头，似乎陷入了新的思考中。

片刻之后，罗飞突然抛出了一个看似与案情毫不相干的问题：“谁给你付钱？”

“什么？”不仅冷芸芸愣住了，小刘和彭辉也是莫名其妙。

“是张建南带你来的，现在他已经死了，你为什么不离开？谁给你付钱？”

罗飞这么一说，小刘和彭辉品出了些味。像冷芸芸这样的风尘女子，一般对警察都是能躲则躲。她跟张建南出台的过程中，张建南被人杀死，她必然会成为警方重点询问的对象。可她却留在现场不走，想来想去只有一个解释：她还没有领到自己的“工钱”，而这个付账者显然不是张建南。

冷芸芸已经感觉到什么事也瞒不了罗飞，老老实实在地答道：“我们都是每次下钟以后，找度假村结账。”

罗飞暗暗点头，看来冷芸芸的到来只是度假村里一种特殊的“营销策略”。这就合理了。现在度假村里出了命案，老板郑天印被人刺伤，自然顾不上给冷芸芸结账的事情，而冷芸芸又不甘心白出来一趟，所以才会留在这里等待。

不过更多的疑点却在罗飞脑海中不断凸现，他步步追问：

“你来度假村陪客多少次了？”

“没多少，大概……大概三四次吧。”

从冷芸芸吞吞吐吐的语气中，罗飞料到对方一定是隐瞒了真实次数，不过这个并不是他要追寻的重点。他继续问：“都是陪张建南吗？”

“是的。郑老板要求我们只能陪一个客人，否则客人会生气。”

“你们之间——我指和度假村，是怎么运作的？”

“郑老板会提前通知我们老板，为他的贵宾预定服务。比如张建南今天要来度假村，我就会提前准备好，全程作陪。度假村和我们娱乐城之间

结账，完事之后我也能从度假村这里领到小费。”

“张建南在度假村里有哪些活动？”

“白天就是游游泳，喝喝酒什么的。晚上他们会聚在一起看足球，然后各自回房间，然后就是……”

小刘看着冷芸芸欲言又止的样子，忍不住偷笑了一声，这后面的龌龊事情是男人就能想到。不过他立刻就感到了罗飞严厉的目光，连忙把笑憋了回去。

“进度假村的时候，门口有个牌子，你注意到没有？”似乎要训诫一下自己的助手，罗飞板起面孔问道。“嗯——”小刘挠挠脑袋，“好像是个宣传广告，还有价目表……”

罗飞继续追问：“贵宾会员一年的年费是多少？”小刘现出苦色：“这个……我不记得了。”

“一年两万。”罗飞顿了顿，又沉吟着问，“你认为这样的收费，能支撑起这些服务吗？”

小刘一愣，这的确是个问题。凭他对娱乐行业的了解，像冷芸芸这样的女子，出台全天的收费怎么也得千计数，一年两万元的贵宾会费，是绝对支撑不起这些服务的。那度假村又凭什么给客人安排这样的服务呢？

“照着这个线索查一查，这度假村很可能是个赌球集团。”

罗飞的话一下子点醒了困惑中的小刘和彭辉。是的，结合张建南欠下大笔赌债的背景，翡翠湖度假村很可能就是以入会为幌子，事实上暗中操控着地下赌球活动。对于张建南这样的大赌客，要从他身上攫取赌资，一些小小的投入是不在话下的。郑天印是个出色的生意人，这点道理他自然比谁都明白。

5.案情重现

看着罗飞郑重的表情，冷芸芸心中不免有些发虚，她伸手拢了拢头发，神色慌乱：“大哥，这些事情我可不知道。我……我什么时候能走？”

罗飞看着对方的眼睛，冷芸芸再也不敢与他对视，只能颓然地垂下头去。这些细节被罗飞尽收眼底，判断出女孩没有说谎，她对翡翠湖度假村内部的秘密并不知情。

“你很快就可以走，”罗飞的语调缓和了一些，“不过你必须把今天发